

陈璧耀

著

汉

字

里的

中

国

(增订本)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一字一词，

蕴藏大千世界

原始要终，

探寻文化密码

汉字

里的

中国

(增订本)

上海远东出版社

陈璧耀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里的中国 / 陈璧耀著. —增订本.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1

ISBN 978-7-5476-1688-8

I. ①汉… II. ①陈… III. ①汉字—通俗读物 ②中华文化—通俗读物 IV. ①H12-49 ②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37263 号

责任编辑 李 敏

封面设计 Lika

## 汉字里的中国(增订本)

陈璧耀 著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6

插 页 1

字 数 360,000

版 次 202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688-8/H·126

定 价 68.00 元

# 目录

序一/孙正荃	〇〇一
序二 自将磨洗认前朝/王意如	〇〇五
说“汉”——代前言/陈璧耀	〇一一
青 春(附说蠢)	〇一八
夏 厦	〇二〇
秋 愁	〇二二
冬 终	〇二五
元 旦(附说天)	〇二七
年 岁(附说祀、载)	〇二九
兄 祝	〇三一
弟 悌	〇三三
男 女(附说奴)	〇三五
它 也(附说蛇、匝)	〇三七
家 牢	〇三九
门 户	〇四二
出 各(附说重)	〇四五
后 後(附说毓、育)	〇四八

去 法	〇五一
直 德	〇五三
册 典(附说删)	〇五六
祭 登	〇五九
哭 笑	〇六二
市 市	〇六四

贰  
词语篇  
(上)

钱,为何叫“钱”	〇六八
角,辅币称“角”的由来	〇七一
分,辅币称“分”的由来	〇七五
省,元朝“行省”的简称	〇七八
县,由悬之而定制	〇八二
市,由集市义演变而来	〇八六
镇,最初乃军事要冲	〇九二
乡,原是基层最高一级组织	〇九六
里,衍生于井田制	一〇〇
村,古之鄙野也	一〇三
州,源于“托古改制”的九州	一〇七
军,始见《周礼》	一一一
师,常用于统称军队	一一五
营,也用于统称军队	一一九
班,初义与玉有关	一二三
猴,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	一二七

家,从游牧走向畜养定居	一三〇
虎,寅年的属相	一三四
蛇,民间俗称小龙	一三九
梦,寐中所见之事与形	一四四
黄,颜色的象征意义	一四七
霾,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	一五二
哥,初义是歌	一五六
姐,初义为母	一六〇
茶,其始字为“荼”	一六三
椅,源自“胡床”	一六七
桌,原是“卓”之俗字	一七二
月,“月部”字谈趣	一七六

### 参 词语篇 (下)

钞票,钱为何又称“钞票”	一八四
薪水,何以用来指称工资	一八八
司令,古代与军事无关	一九二
元帅,古代不是军衔	一九七
将军,“将某军”之简省	二〇一
中尉,最初是文职高官	二〇五
马桶,何以指称便溺之器	二〇八
东西,称“物”为何叫“东西”	二一二
左右,“左尊”还是“右尊”	二一六
盘缠,路费为何叫“盘缠”	二二一

名堂, 由何而来	二二四
博士, 初义谓四方中央无所不知	二二七
学士, 唐贞观后成为官名	二三一
鸣金, 小议“鸣金”之“金”	二三五
《论语》, “论”字该怎么读	二三八
翻译, 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二四五
点心, 初义只是晨饌	二四八
秋千, 原或为祝寿语“千秋”	二五一
九族, 历来说法不一	二五五
八卦, 隐私类新义由何而来	二五八
房东, 从何而来	二六一
自卑, 自低处起步	二七〇
散步, “随便走走”为何叫“散步”	二七三
黄牛, 票贩子何以称“黄牛”	二七五
孩提, 幼童何以称“孩提”	二七八
首级, 头为何又叫“首级”	二八一
喝彩, 原或与赌博有关	二八四
革命, 原是“王者易姓”	二八七
家风, 其故家之流风遗俗	二九〇
爆竹, 源于驱鬼避凶	二九五
红尘, 尘何以色红	二九九
千金, 最初并非指女儿	三〇二
食制, 古人也一日三餐吗	三〇五

足下,汉语的词与非词	三〇八
六郎,延昭何以称“六郎”	三一二
国家,初义乃“国”与“家”	三一五
世界 宇宙	三二〇
太监 宦官	三二四
扯淡 扯蛋	三二七

肆  
熟语成语篇

烹小鲜,该如何解读	三三二
老佛爷,原非慈禧专称	三三六
口头禅,挂嘴上的惯用语	三四一
替罪羊,救赎世人的负罪山羊	三四三
吃豆腐,为何借喻“调戏妇女”	三四七
臭老九,与“九儒十丐”的渊源	三五—
抱佛脚,因何“抱佛脚”	三五五
喝墨水,原是一种惩罚	三五九
打秋风,或源于秋收	三六三
三教九流,“三教”与“九流”	三六七
八拜之交,为何多至八拜	三七—
黄道吉日,“吉日”何以称“黄道”	三七五
猴年马月,真遥遥无期吗	三七八
害群之马,其实与马无关	三八四
鸠占鹊巢,初义借喻新娘婚嫁	三八七
飞蛾投火,究竟为哪般?	三九—

塞翁失马，“失马”者是“塞翁”吗	三九四
夜郎自大，夜郎“自大”了吗？	三九八
囊萤映雪，几则勤学的励志成语	四〇三
以偏概全，能写成“以偏赅全”吗	四〇八
马齿加长，从误作“车齿加长”说起	四一二
南辕北辙，也可比喻彼此的明显差异	四二〇
趋之若鹜，贬义色彩已趋淡化	四二四
守株待兔，旧义之衍变	四三一
挂羊头卖狗肉，原来并非喻指欺诈	四三四
牛头不对马嘴，不相干或答非所问	四三七
人心不足蛇吞象，极言人心贪婪	四四一
无事不登三宝殿，何谓“三宝殿”	四四四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该怎么理解	四四八

## 伍 称谓篇

谦称与敬称(一)	
——如何称呼对话双方亲属	四五二
谦称与敬称(二)	
——如何称呼自己与对方	四五七
谦称与敬称(三)	
——自称以名与称人以字	四六二
古今亲属称谓(一)	
——从“六亲不认”说起	四六七

古今亲属称谓(二)	
——祖辈及其同辈亲属	四七三
古今亲属称谓(三)	
——父母及其同辈亲属	四七八
古今亲属称谓(四)	
——夫妻及其平辈亲属	四八三
古今亲属称谓(五)	
——子女以及孙辈亲属	四八九
后 记	四九五
增订跋	四九八

# 序一

孙正荃

多年前，陈璧耀教授有关汉语常识和传统文化的单篇文章在刊物连续发表且广受欢迎时，我就建议该汇总出本书。他说，那就请你作序。我随口应了。前不久，好事成真，他找上门来，我不好推辞了。他说由我来写最是合适，我想此话无非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已有三十多年，先同事，后朋友，退休了，非但未曾疏离反而更加亲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关系，如今或已不多，于是倍觉温馨愈感珍贵。让我作序还有一个缘由或许是，我乃这些文章的第一读者，璧耀每有新作即复印送我，我又转寄远在边陲的一位老工人，他也极为喜爱，还写来心得笔记，我们都可谓是他最忠诚的读者。

璧耀这些年把研究方向集中在汉字和中华文化方面，说成果累累决无夸饰，光编写的辞典就有三部，从几十万字的小词典到二百多万字的《新编成语大词典》，他那个细心认真的劲儿，当代恐已是少见。哪怕一个标点有误，他也如鲠在喉，绝不放过。碰到没有把握的词

或字，总是穷尽心力寻找各种释义，追根溯源，反复比较，去讹存真，优中选佳，直到满意为止。

他在这个基础上，适应读者需要，顺利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各种层次的读物随之陆续推出，更是大受欢迎。他这些著作，既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和知识密度，又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我当时就说，那些专家不屑于写这样的书，没有一定学养和根底的年轻人往往又难以入得去出得来，你是承“上”启“下”，于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传承民族文化精神都极有意义。十多年间，他孜孜不倦焚膏继晷，点点滴滴，默默无闻，不计报酬，润物细无声地传道解惑，这种锲而不舍埋头实干不求功利的精神非常值得尊敬，也理所当然有了丰硕的收获。

即将付梓的这本《汉字里的中国》就是其中一枚硕果。粗粗浏览，觉得它有如下几个特征：有知识，有学术，有趣味，有文化。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文章”，一篇一二千字，说的都是大家认识的汉字、词语、俗语和成语，可其中隐含多少知识密码？你只要翻开，那些“密码”便如春风一般迎面扑来，让你神清气爽，醍醐灌顶，脑洞大开。举个最简单的词语：“房东”。房子的主人，谁不懂呀？可你知道为什么叫“房东”不叫“房西”呢？这里面就有讲究了。又比如，“猴年马月”这个成语，意思大家都懂也会用，但你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吗？大多数人恐未必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有知识，读了长见识，此为第

一个好处。

再说有学术，说的是知识的深度。一本书传道授业解惑，归结一点就是拓宽知识面，可知识必须升华到学术层面，才能说不仅弄懂而且弄通了。这既需要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又需要独立的创造性思考。举个例子，“雾霾”这个热词已经家喻户晓，但远古时代就有雾霾吗？就称雾霾吗？甲骨文里怎么说的？《诗经》里、历代文献里，又是怎样记载的？“霾”字与“狸”字相关，那两个字在读音和词义上是如何一步步转化的？如此旁征博引，若不是满腹诗书焉能达到如此圆通而缜密的境界！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书的学术性是融化于知识性与趣味性之中，恰如水中盐花中蜜，无痕有味。释义经得起典籍考察，典故经得起史书翻检，讲解更是有理有据，既有扎实的史料依据又有完备的逻辑说服力，可靠可信且可用。

第三讲有趣味。看看那些小题便让你爱不释手：“‘调戏’为何说是‘吃豆腐’？”“工资为何又叫薪水”“革命原是‘王者易姓’”“‘鸠占鹊巢’原是借喻新娘婚嫁”。这些文章的趣味乃为雅趣。文章虽都不长，却能如洋葱剥皮、蚕茧抽丝一般，层层推进，引人入胜。比如《何为“三宝殿”》，“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句俗语常用常说，但“上门”何以叫“登三宝殿”？一提“三宝”：佛、法、僧，已然入味，再讲何以称“三宝”为“殿”呢？这又与建筑有关了。如此娓娓道来，寓知识

和学术于趣味之中，深入浅出，一般文化水平的人便可以吸收消化，而且易懂易记，过目再不忘。

最后特别需要讲的是第四点：有文化。何谓文化？权威的解释是“一个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总和”。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全人类智慧的结晶，狭义的文化则专指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模式，其中最具实质性价值的便是语言和文字，它是文化在思维上心理上乃至精神上的鲜明表现。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它在语言文字上的唯一性和独特性是相互联系的，古人那些充满哲理的形而上的词语，比如“道”“法”“气”“味”等，与汉字的特征乃至古人的思维特点一定是相关对应的，试想，哪个民族有如此丰富的语言模式和如此精美的书写方式？汉字形音义这种既相连又相异的特殊性，带来汉语言文字学习的困难，也造就了多门类艺术（如文学、书法、音乐、舞蹈、绘画）的精彩纷呈，更显出了文化上无比的博大精深。所以我认为，本书对文字语词的多种阐释，以及对成语、俗语的细致解析，都可以也应该归结到中华文化的母题上，它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之中。文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屈指算来，璧耀兄退休后出版的书就已有七八部，数百万言，仅赠我的高已盈尺，其治学精神可以想见，至于其中的酸甜真是只有自知了吧！

2020年4月修改

## 序二

### 自将磨洗认前朝

王意如

璧耀兄嘱我为他的著作《汉字里的中国》（增订版）写篇序言，我想借用一个故事来表达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写序的。那天在电话里，璧耀兄很坦率地告诉我，这篇序言原本说好是请《咬文嚼字》的名誉主编郝铭鉴先生来写的，因为郝先生在今年的4月2号撒手西归了，所以就希望我来写这篇序。他说着，我笑了，他也笑起来，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于是，我想到了中国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避讳。比如《红楼梦》里，林黛玉“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这是因为她母亲叫贾敏，母亲（或者父亲以及其他长辈）的名字是不能照说，不能照写的，此为避家讳。皇帝是天下百姓的“家长”，当然全国的人都得避讳。《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其实是“蒸饼”（类似今日之馒头），之所以不叫“蒸饼”而叫

“炊饼”，是因为要避皇帝老子赵祯的讳，这是避国讳——同音都不行的。这些都是尊敬的意思。反过来呢，凡是会引起不愉快联想的字眼也要避讳，最好不说、不听，比如“死”。《祝福》里，“我”问：“祥林嫂？怎么了？”短工的回答是：“老了。”“老了”就是“死了”的婉辞，之所以不直说，是因为死亡让人不快。再延伸出去，就是凡属不吉利的事都应该回避，这就从语言的避讳扩展到行为的忌讳了。这也就是我和璧耀兄在说到写序的起因时彼此失笑的原因。

细想来我们的笑，应该有三重含义：第一，我们都知避讳以及忌讳的事，要不然就没啥好笑了；第二，我们都不忌讳，只要我们两个当中有一个觉得犯忌，就肯定不说代替亡人的话了；第三，我们都承认事实，“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石壕吏》语），书还是要出，序也还是要写的。我忽然觉得这三重含义——也就是了解、审视反省和实事求是，大概也应该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首先，我们要了解，要知道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种种内容。当下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很高，这当然是好事，但不少人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即便是在教育界，拿着本《三字经》就当国学，“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睢景臣《高祖还乡》语）就自称“汉服”的，大有人在，遑论那些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中饱私囊的家伙了。在汉字学习中，各种讹误也很多。小学生识字教学中，有一种“字源识字法”，即根据“六

书”，还原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等等，以此帮助小学生识字。对有些汉字学习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若教师本身对汉字知之不多，就会发生问题。比如，有老师在教“帽”字的时候，对小生说：“你看上面是个‘日’，下面是个‘目’，太阳照在眼睛上，很难受是不是？所以拿块布（‘巾’）遮一下，这就是帽子的‘帽’。”包括中学教师，有时也喜欢拿汉字说事，比如在教曹操的《观沧海》时，有老师特地提醒学生注意“山岛竦峙”的“竦”字：“看右边，一个人双手放在腰上，很有气派是不是？”其实，周有光先生早就指出：“‘六书’可以用来解释篆书，不能用来解释楷书。”随着时代的变化，汉字逐渐失去象形功能，变为规定的表意符号，甚至有时（比如翻译外语的人名、地名时）连表意功能也没有了，成为表音符号了。（周有光《语文闲谈》）要字源识字，很多情况下先要把通用汉字恢复到篆字，即使没做错，也很可能是舍近求远、得不偿失的。不深入了解汉字，不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凭着一腔热情就侈谈汉字与文化，其实对文化传承是有害无益的。璧耀兄多年专业教授古代汉语，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学养，由他写些文字来正本清源，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璧耀兄下笔又是文不甚深、意不甚浅的，这本书受欢迎乃至要出增订本，应该是意料中的事。我主编的《中文自修》杂志一直以刊发璧耀兄的文章为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其次，要审视反省。文化的生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